晉書/卷0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八　列傳第十八 ◄

晉書
卷四十九　列傳第十九

► 卷五十　列傳第二十

阮籍

阮籍，字嗣宗，陳留尉氏人也。父瑀，魏丞相掾，知名於世。籍容貌瑰傑，志氣宏放，傲然獨得，任性不羈，而喜怒不形於色。或閉戶視書，累月不出；或登臨山水，經日忘歸。博覽群籍，尤好《莊》《老》。嗜酒能嘯，善彈琴。當其得意，忽忘形骸。時人多謂之癡，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，以爲勝己，由是咸共稱異。

籍嘗隨叔父至東郡，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，終日不開一言，自以不能測。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，籍詣都亭奏記曰：「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，據上臺之位，英豪翹首，俊賢抗足。開府之日，人人自以爲掾屬；辟書始下，而下走爲首。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，而文侯擁篲；鄒子處於黍谷之陰，而昭王陪乘。夫布衣韋帶之士，孤居特立，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，爲道存也。今籍無鄒、卜之道，而有其陋，猥見采擇，無以稱當。方將耕於東皋之陽，輸黍稷之餘稅。負薪疲病，足力不強，補吏之召，非所克堪。乞回謬恩，以光清舉。」初，濟恐籍不至，得記欣然。遣卒迎之，而籍已去，濟大怒。於是鄉親共喻之，乃就吏。後謝病歸。復爲尚書郎，少時，又以病免。及曹爽輔政，召爲參軍。籍因以疾辭，屏於田里。歲餘而爽誅，時人服其遠識。宣帝爲太傅，命籍爲從事中郎。及帝崩，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。高貴鄉公即位，封關內侯，徙散騎常侍。

籍本有濟世志，屬魏、晉之際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，籍由是不與世事，遂酣飲爲常。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，籍醉六十日，不得言而止。鍾會數以時事問之，欲

因其可否而致之罪，皆以酣醉獲免。及文帝輔政，籍嘗從容言於帝曰：「籍平生曾游東平，樂其風土。」帝大悅，即拜東平相。籍乘驢到郡，壞府舍屏鄣，使內外相望，法令清簡，旬日而還。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。有司言有子殺母者，籍曰：「嘻！殺父乃可，至殺母乎！」坐者怪其失言。帝曰：「殺父，天下之極惡，而以爲可乎？」籍曰：「禽獸知母而不知父，殺父，禽獸之類也。殺母，禽獸之不若。」衆乃悅服。

籍閒步兵廚營人善釀，有貯酒三百斛，乃求爲步兵校尉。遺落世事，雖去佐職，恆遊府內，朝宴必與焉。會帝讓九錫，公卿將勸進，使籍爲其辭。籍沈醉忘作，臨詣府，使取之，見籍方據案醉眠。使者以告，籍便書案，使寫之，無所改竄。辭甚清壯，爲時所重。

籍雖不拘禮教，然發言玄遠，口不臧否人物。性至孝，母終，正與人圍棋，對者求止，籍留與決賭。既而飲酒二斗，舉聲一號，吐血數升。及將葬，食一蒸肫，飲二斗酒，然後臨訣，直言窮矣，舉聲一號，因又吐血數升，毀瘠骨立，殆致滅性。裴楷往弔之，籍散髮箕踞，醉而直視，楷弔唁畢便去。或問楷：「凡弔者，主哭，客乃爲禮。籍既不哭，君何爲哭？」楷曰：「阮籍既方外之士，故不崇禮典。我俗中之士，故以軌儀自居。」時人歎爲兩得。籍又能爲青白眼，見禮俗之士，以白眼對之。及嵇喜來弔，籍作白眼，喜不懌而退。喜弟康聞之，乃齎酒挾琴造焉，籍大悅，乃見青眼。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仇，而帝每保護之。

籍嫂嘗歸甯，籍相見與別。或譏之，籍曰：「禮豈爲我設邪！」鄰家少婦有美色，當壚沽酒。籍嘗詣飲，醉，便臥其側。籍既不自嫌，其夫察之，亦不疑也。兵家女有才色，未嫁而死。籍不識其父兄，徑往哭之，盡哀而還。其外坦蕩而內淳至，皆此類也。時率意獨駕，不由徑路，車跡所窮，輒慟哭而反。嘗登廣武，觀楚、漢戰處，歎曰：「時無英雄，使豎子成名！」登武牢山，望京邑而歎，於是賦《豪傑詩》。景元四年冬卒，時年五十四。

籍能屬文，初不留思。作《詠懷詩》八十餘篇，爲世所重。著《達莊論》，敘無爲之貴。文多不錄。

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，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，登皆不應，籍因長嘯而退。至半嶺，聞有聲若鸞鳳之音，響乎巖谷，乃登之嘯也。遂歸著《大人先生傳》，其略曰：「世人所謂君子，惟法是修，惟禮是克。手執圭璧，足履繩墨。行欲爲目前檢，言欲爲

無窮則。少稱鄉黨，長聞鄰國。上欲圖三公，下不失九州牧。獨不見群虱之處褌中，逃乎深縫，匿乎壞絮，自以爲吉宅也。行不敢離縫際，動不敢出褌襠，自以爲得繩墨也。然炎丘火流，焦邑滅都，群虱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。君子之處域內，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！」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。

子渾，字長成，有父風。少慕通達，不飾小節。籍謂曰：「仲容已豫吾此流，汝不得復爾！」太康中，爲太子庶子。

籍兄子 咸

阮咸字仲容。父熙，武都太守。咸任達不拘，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，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。咸與籍居道南，諸阮居道北，北阮富而南阮貧。七月七日，北阮盛曬衣服，皆錦綺粲目，咸以竿掛大布犢鼻於庭。人或怪之，答曰：「不能免俗，聊復爾耳！」

曆仕散騎侍郎。山濤舉咸典選，曰：「阮咸貞素寡欲，深識清濁，萬物不能移。若在官人之職，必絶于時。」武帝以咸耽酒浮虛，遂不用。太原郭奕髙爽有識量，知名于時，少所推先，見咸心醉，不覺歎焉。而居母喪，縱情越禮。素幸姑之婢，姑當歸于夫家，初雲留婢，既而自從去。時方有客，咸聞之，遽借客馬追婢，既及，與婢累騎而還，論者甚非之。

咸妙解音律，善彈琵琶。雖處世不交人事，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。與從子脩特相善，每以得意爲歡。諸阮皆飲酒，咸至，宗人間共集，不復用杯觴斟酌，以大盆盛酒，圓坐相向，大酌更飲。時有群豕來飲其酒，咸直接去其上，便共飲之。群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，籍弗之許。荀勗每與咸論音律，自以爲遠不及也，疾之，出補始平太守。以壽終。二子：瞻、孚。

咸子 瞻

瞻字千里。性清虛寡欲，自得於懷。讀書不甚研求，而默識其要，遇理而辯，辭不足而旨有餘。善彈琴，人聞其能，多往求聽，不問貴賤長幼，皆爲彈之。神氣沖和，而不知向人所在。內兄潘岳每令鼓琴，終日達夜，無忤色。由是識者歎其恬澹，不可榮辱矣。舉止灼然。見司徒王戎，戎問曰：「聖人貴名教，老莊明自然，其旨同異？」瞻曰：「將無同。」戎咨嗟良久，即命辟之。時人謂之「三語掾」。太尉王衍亦雅重之。瞻嘗

群行，冒熱渴甚，逆旅有井，衆人競趨之，瞻獨逡巡在後，須飲者畢乃進，其夷退無競如此。

東海王越鎮許昌，以瞻爲記室參軍，與王承、謝鯤、鄧攸俱在越府。越與瞻等書曰：「禮，年八歲出就外傅，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；十年曰幼學，明可漸先王之教也。然學之所入淺，體之所安深。是以閑習禮容，不如式瞻儀度；諷誦遺言，不若親承音旨。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，不聞道德之風，望諸君時以閑豫，周旋誨接。」

永嘉中，爲太子舍人。瞻素執無鬼論，物莫能難，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。忽有一客通名詣瞻，寒温畢，聊談名理。客甚有才辯，瞻與之言，良久及鬼神之事，反覆甚苦。客遂屈，乃作色曰：「鬼神，古今聖賢所共傳，君何得獨言無！即僕便是鬼。」於是變爲異形，須臾消滅。瞻默然，意色大惡。後歲餘，病卒於倉垣，時年三十。

瞻弟 孚

孚字遙集。其母，即胡婢也。孚之初生，其姑取王延壽《魯靈光殿賦》曰「胡人遙集於上楹」而以字焉。初辟太傅府，遷騎兵屬。避亂渡江，元帝以爲安東參軍。蓬髮飲酒，不以王務嬰心。時帝既用申、韓以救世，而孚之徒未能棄也。雖然，不以事任處之。轉丞相從事中郎。終日酣縱，恆爲有司所按，帝每優容之。

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，鎮廣陵，高選綱佐，以孚爲長史。帝謂曰：「卿既統軍府，郊壘多事，宜節飲也。」孚答曰：「陛下不以臣不才，委之以戎旅之重。臣僶勉從事，不敢有言者，竊以今王蒞鎮，威風赫然，皇澤遐被，賊寇斂跡，氛昆既澄，日月自朗，臣亦何可爵火不息？正應端拱嘯詠，以樂當年耳。」遷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。嘗以金貂換酒，復爲所司彈劾，帝宥之。轉太子中庶子、左衞率，領屯騎校尉。

明帝即位，遷侍中。從平王敦，賜爵南安縣侯。轉吏部尚書，領東海王師，稱疾不拜。詔就家用之，尚書令郗鑒以爲非禮。帝曰：「就用之誠不快，不爾便廢才。」及帝疾大漸，温嶠入受顧命，過孚，要與同行。升車，乃告之曰：「主上遂大漸，江左危弱，實資群賢，共康世務。卿時望所歸，今欲屈卿同受顧托。」孚不答，固求下車，嶠不許。垂至台門，告嶠内迫，求暫下，便徒步還家。

初，祖約性好財，孚性好屐，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。有詣約，見正料財物，客至，

屏當不盡，餘兩小簏，以著背後，傾身障之，意未能平。或有詣阮，正見自蠟屐，因自歎曰：「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！」神色甚閑暢。於是勝負始分。

咸和初，拜丹陰尹。時太后臨朝，政出舅族。孚謂所親曰：「今江東雖累世，而年數實淺。主幼時艱，運終百六，而庾亮年少，德信未孚，以吾觀之，將兆亂矣。」會廣州刺史劉顗卒，遂苦求出。王導等以孚疎放，非京尹才，乃除都督交、廣、寧三州軍事、鎮南將軍、領平越中郎將、廣州刺史、假節。未至鎮，卒，年四十九。尋而蘇峻作逆，識者以爲知幾。無子，從孫廣嗣。

咸從子 脩

脩字宣子。好《易》《老》，善清言。嘗有論鬼神有無者，皆以人死者有鬼，脩獨以爲無，曰：「今見鬼者雲著生時衣服，若人死有鬼，衣服有鬼邪？」論者服焉。後遂伐社樹，或止之，脩曰：「若社而爲樹，伐樹則社移；樹而爲社，伐樹則社亡矣。」

性簡任，不脩人事。絶不喜見俗人，遇便舍去。意有所思，率爾褰裳，不避晨夕，至或無言，但欣然相對。常步行，以百錢掛杖頭，至酒店，便獨酣暢。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，家無儋石之儲，宴如也。與兄弟同志，常自得于林阜之間。

王衍當時談宗，自以論《易》略盡，然有所未了，研之終莫悟，每云「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」。衍族子敦謂衍曰：「阮宣子可與言。」衍曰：「吾亦聞之，但未知其亹癖之處定何如耳！」及與脩談，言寡而旨暢，衍乃嘆服焉。

梁國張偉志趣不常，自隱于屠釣，脩愛其才美，而知其不眞。偉後爲黃門郎、陳留內史，果以世事受累。

脩居貧，年四十餘未有室，王敦等斂錢爲婚，皆名士也，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。

脩所著述甚寡，嘗作《大鵬贊》曰：「蒼蒼大鵬，誕自北溟。假精靈鱗，神化以生。如雲之翼，如山之形。海運水擊，扶搖上征。翕然層舉，背負太清。志存天地，不屑唐庭。鴳鳩仰笑，尺鷃所輕。超世髙逝，莫知其情。」

王敦時爲鴻臚卿，謂脩曰：「卿常無食，鴻臚丞差有祿，能作不？」脩曰：「亦復

可爾耳！」遂爲之。轉太傅行參軍、太子洗馬。避亂南行，至西陽期思縣，爲賊所害，時年四十二。

咸族弟 放

放字思度。祖略，齊郡太守。父顗，淮南內史。放少與孚並知名。中興，除太學博士、太子中舍人、庶子。時雖戎車屢駕，而放侍太子，常說《老》《莊》，不及軍國。明帝甚友愛之。轉黃門侍郎，遷吏部郎，在銓管之任，甚有稱績。

時成帝幼沖，庾氏執政，放求爲交州，乃除監交州軍事、揚威將軍、交州刺史。行達甯浦，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，放設饌請寶，伏兵殺之。寶衆擊放，敗走，保簡陽城，得免。到州少時，暴發渴，見寶爲祟，遂卒，朝廷甚悼惜之，年四十四。追贈廷尉。

放素知名，而性清約，不營産業，爲吏部郎，不免饑寒。王導、庾亮以其名士，常供給衣食。子晞之，南頓太守。

放弟 裕

裕字思曠。宏達不及放，而以德業知名。弱冠辟太宰掾。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，甚被知遇。裕以敦有不臣之心，乃終日酣觴，以酒廢職。敦謂裕非當世實才，徒有虛譽而已，出爲溧陽令，復以公事免官。由是得違敦難，論者以此貴之。

咸和初，除尚書郎。時事故之後，公私弛廢，裕遂去職還家，居會稽剡縣。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，固辭不就。朝廷將欲征之，裕知不得已，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。舒薨，除吏部郎，不就。即家拜臨海太守，少時去職。司空郗鑒請爲長史，詔征秘書監，皆以疾辭。復除東陽太守。尋征侍中，不就。還剡山，有肥遁之志。有以問王羲之，羲之曰：「此公近不驚寵辱，雖古之沈冥，何以過此！」人云，裕骨氣不及逸少，簡秀不如眞長，韶潤不如仲祖，思致不如殷浩，而兼有諸人之美。成帝崩，裕赴山陵，事畢便還。諸人相與追之，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己，而疾去，至方山不相及。劉惔歎曰：「我入東，正當泊安石渚下耳，不敢復近思曠傍。」

裕雖不博學，論難甚精。嘗問謝萬云：「未見《四本論》，君試爲言之。」萬敘說

既畢，裕以傅嘏爲長，於是構辭數百言，精義入微，聞者皆嗟味之。裕嘗以人不須廣學，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，無所脩綜，而物自宗焉。在剡曾有好車，借無不給。有人葬母，意欲借而不敢言。後裕聞之，乃歎曰：「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，何以車爲！」遂命焚之。

在東山久之，復征散騎常侍，領國子祭酒。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，領琅邪王師。經年敦逼，並無所就。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，並應有罪，禁錮終身，詔書貰之。或問裕曰：「子屢辭徵聘，而宰二郡，何邪？」裕曰：「雖屢辭王命，非敢爲高也。吾少無宦情，兼拙於人間，既不能躬耕自活，必有所資，故曲躬二郡。豈以騁能，私計故耳。」年六十二卒。三子：傭、寧、普。

傭，早卒。甯，鄱陽太守。普，驃騎諮議參軍。傭子歆之，中領軍。甯子腆，秘書監。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，元熙中並列顯位。

嵇康

嵇康，字叔夜，譙國銍人也。其先姓奚，會稽上虞人，以避怨，徙焉。銍有嵇山，家於其側，因而命氏。兄喜，有當世才，曆太僕、宗正。康早孤，有奇才，遠邁不群。身長七尺八寸，美詞氣，有風儀，而土木形骸，不自藻飾，人以爲龍章鳳姿，天質自然。恬靜寡欲，含垢匿瑕，寬簡有大量。學不師受，博覽無不該通，長好《老》《莊》。與魏宗室婚，拜中散大夫。常脩養性服食之事，彈琴詠詩，自足於懷。以爲神仙稟之自然，非積學所得，至於導養得理，則安期、彭祖之倫可及，乃著《養生論》。又以爲君子無私，其論曰：「夫稱君子者，心不措乎是非，而行不違乎道者也。何以言之？夫氣靜神虛者，心不存于矜尚；體亮心達者，情不繫於所欲。矜尚不存乎心，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；情不繫於所欲，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。物情順通，故大道無違；越名任心，故是非無措也。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，以通物爲美；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，以違道爲闕。何者？匿情矜吝，小人之至惡；虛心無措，君子之篤行也。是以大道言『及吾無身，吾又何患』。無以生爲貴者，是賢於貴生也。由斯而言，夫至人之用心，固不存有措矣。故曰『君子行道，忘其爲身』，斯言是矣。君子之行賢也，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；任心無邪，不議於善而後正也；顯情無措，不論於是而後爲也。是故傲然忘賢，而賢與度會；忽然任心，而心與善遇；儻然無措，而事與是俱也。」其略如此。蓋其胸懷所寄，以高契難期，每思郢質。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、河內山濤，豫其流者河內向秀、沛國劉伶、籍兄子咸、琅邪王戎，遂爲竹林之遊，世所謂「竹林七賢」也。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

年，未嘗見其喜慍之色。

康嘗采藥遊山澤，會其得意，忽焉忘反。時有樵蘇者遇之，咸謂神。至汲郡山中見孫登，康遂從之遊。登沉默自守，無所言説。康臨去，登曰：「君性烈而才雋，其能免乎！」康又遇王烈，共入山，烈嘗得石髓如飴，即自服半，餘半與康，皆凝而爲石。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，遽呼康往取，輒不復見。烈乃歎曰：「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，命也！」其神心所感，每遇幽逸如此。

山濤將去選官，舉康自代。康乃與濤書告絶，曰：

閒足下欲以吾自代，雖事不行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。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，引尸祝以自助，故爲足下陳其可不。

老子、莊周，吾之師也，親居賤職；柳下惠、東方朔，達人也，安乎卑位。吾豈敢短之哉！又仲尼兼愛，不羞執鞭；子文無欲卿相，而三爲令尹，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。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，窮則自得而無悶。以此觀之，故知堯、舜之居世，許由之巖棲，子房之佐漢，接輿之行歌，其揆一也。仰瞻數君，可謂能遂其志者也。故君子百行，殊途同致，循性而動，各附所安。故有「處朝廷而不出，入山林而不反」之論。且延陵高子臧之風，長卿慕相如之節，意氣所先，亦不可奪也。

吾每讀《尚子平、臺孝感傳》，慨然慕之，想其爲人。加少孤露，母兄驕恣，不涉經學，又讀《老》《莊》，重增其放，故使榮進之心日頹，任逸之情轉篤。阮嗣宗口不論人過，吾每師之，而未能及。至性過人，與物無傷，惟飲酒過差耳，至爲禮法之士所繩，疾之如仇讎，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。吾以不如嗣宗之資，而有慢弛之闕；又不識物情，闇於機宜；無萬石之慎，而有好盡之累；久與事接，疵釁日興，雖欲無患，其可得乎！

又聞道士遺言，餌术黃精，令人久壽，意甚信之。遊山澤，觀魚鳥，心甚樂之。一行作吏，此事便廢，安能舍其所樂，而從其所懼哉！

夫人之相知，貴識其天性，因而濟之。禹不逼伯成子高，全其長也；仲尼不假蓋于子夏，護其短也。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，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，此可謂能相終始，眞相知者也。自卜已審，若道盡塗殫則已耳，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。

吾新失母兄之歡，意常淒切。女年十三，男年八歲，未及成人，況復多疾，顧此悢悢，如何可言。今但欲守陋巷，教養子孫，時時與親舊敘離闊，陳説平生，濁酒一盃，彈琴一曲，志意畢矣，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！若趣欲共登王塗，期於相致，時爲懽益，一旦迫之，必發狂疾。自非重讎，不至此也。既以解足下，并以爲別。

此書既行，知其不可羈屈也。性絶巧而好鍛。宅中有一柳樹甚茂，乃激水圜之，每夏月，居其下以鍛。東平呂安服康高致，每一相思，輒千里命駕，康友而善之。後安爲兄所枉訴，以事繫獄，辭相證引，遂復收康。康性愼言行，一旦縲紲，乃作《幽憤詩》，曰：

嗟余薄祜，少遭不造，哀煢靡識，越在襁褓。母兄鞠育，有慈無威，恃愛肆好，不訓不師。爰及冠帶，憑寵自放，抗心希古，任其所尚。託好《莊》《老》，賤物貴身，志在守樸，養素全眞。

曰予不敏，好善闇人，子玉之敗，屢增惟塵。大人含弘，藏垢懷恥。人之多僻，政不由己。惟此褊心，顯明臧否；感悟思愆，恒若創痗。欲寡其過，謗議沸騰，性不傷物，頻致怨憎。昔慙柳惠，今愧孫登，内負宿心，外恧良朋。仰慕嚴、鄭，樂道閑居，與世無營，神氣晏如。

咨予不淑，嬰累多虞。匪降自天，寔由頑疎，理弊患結，卒致囹圄。對答鄙訊，縶此幽阻，實恥訟冤，時不我與。雖曰義直，神辱志沮，澡身滄浪，曷云能補。雍雍鳴鴈，厲翼北遊，順時而動，得意忘憂。嗟我憤歎，曾莫能疇。事與願違，遘茲淹留，窮達有命，亦又何求？

古人有言，善莫近名。奉時恭默，咎悔不生。萬石周愼，安親保榮。世務紛紜，祗攪余情，安樂必誡，乃終利貞。煌煌靈芝，一年三秀；予獨何爲，有志不就。懲難思復，心焉内疚，庶勗將來，無馨無臭。採薇山阿，散髮巖岫，永嘯長吟，頤神養壽。

初，康居貧，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，以自贍給。潁川鍾會，貴公子也，精練有才辯，故往造焉。康不爲之禮，而鍛不輟。良久會去，康謂曰：「何所聞而來？何所見而去？」會曰：「聞所聞而來，見所見而去。」會以此憾之。及是，言于文帝曰：「嵇康，臥龍也，不可起。公無憂天下，顧以康爲慮耳。」因譖「康欲助毌丘儉，賴山濤不

聽。昔齊戮華士，魯誅少正卯，誠以害時亂教，故聖賢去之。康、安等言論放蕩，非毀典謨，帝王者所不宜容。宜因釁除之，以淳風俗」。帝既昵聽信會，遂并害之。

康將刑東市，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，弗許。康顧視日影，索琴彈之，曰：「昔袁孝尼嘗從吾學《廣陵散》，吾每靳固之，《廣陵散》於今絶矣！」時年四十。海内之士，莫不痛之。帝尋悟而恨焉。初，康嘗游乎洛西，暮宿華陽亭，引琴而彈。夜分，忽有客詣之，稱是古人，與康共談音律，辭致清辯，因索琴彈之，而爲《廣陵散》，聲調絶倫，遂以授康，仍誓不傳人，亦不言其姓字。

康善談理，又能屬文，其高情遠趣，率然玄遠。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，欲友其人於千載也。又作《太師箴》，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。復作《聲無哀樂論》，甚有條理。子紹，別有傳。

向秀

向秀，字子期，河内懷人也。清悟有遠識，少爲山濤所知，雅好老莊之學。莊周著内外數十篇，曆世才士雖有觀者，莫適論其旨統也，秀乃爲之隱解，發明奇趣，振起玄風，讀之者超然心悟，莫不自足一時也。惠帝之世，郭象又述而廣之，儒墨之跡見鄙，道家之言遂盛焉。始，秀欲注，嵇康曰：「此書詎復須注，正是妨人作樂耳。」及成，示康曰：「殊復勝不？」又與康論養生，辭難往復，蓋欲發康高致也。

康善鍛，秀爲之佐，相對欣然，傍若無人。又共呂安灌園于山陽。康既被誅，秀應本郡計入洛。文帝問曰：「聞有箕山之志，何以在此？」秀曰：「以爲巢許狷介之士，未達堯心，豈足多慕。」帝甚悦。秀乃自此役，作《思舊賦》云：

余與嵇康、呂安居止接近，其人並有不羈之才，嵇意遠而疎，呂心曠而放，其後並以事見法。嵇博綜伎藝，於絲竹特妙，臨當就命，顧視日影，索琴而彈之。逝將西邁，經其舊廬。于時日薄虞泉，寒冰淒然。鄰人有吹笛者，發聲寥亮。追想曩昔遊宴之好，感音而歎，故作賦曰：

將命適於遠京兮，遂旋反以北徂。濟黄河以泛舟兮，經山陽之舊居。瞻曠野之蕭條兮，息餘駕乎城隅。踐二子之遺跡兮，曆窮巷之空廬。歎《黍離》之湣周兮，悲《麥秀》於殷墟。惟追昔以懷今兮，心徘徊以躊躇。棟宇在而弗毀兮，形神逝其焉如。昔李斯之

受罪兮，歎黃犬而長吟。悼嵇生之永辭兮，顧日影而彈琴。托運遇于領會兮，寄余命於寸陰。聽鳴笛之慷慨兮，妙聲絶而復尋。佇駕言其將邁兮，故援翰以寫心。

後爲散騎侍郎，轉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，在朝不任職，容跡而已。卒於位。二子：純、悌。

劉伶

劉伶，字伯倫，沛國人也。身長六尺，容貌甚陋。放情肆志，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。澹默少言，不妄交遊，與阮籍、嵇康相遇，欣然神解，攜手入林。初不以家産有無介意。常乘鹿車，攜一壺酒，使人荷鍤而隨之，謂曰：「死便埋我。」其遺形骸如此。嘗渴甚，求酒于其妻。妻捐酒毀器，涕泣諫曰：「君酒太過，非攝生之道，必宜斷之。」伶曰：「善！吾不能自禁，惟當祝鬼神自誓耳。便可具酒肉。」妻從之。伶跪祝曰：「天生劉伶，以酒爲名。一飲一斛，五斗解酲。婦兒之言，愼不可聽。」仍引酒漬肉，隗然復醉。嘗醉與俗人相忤，其人攘袂奮拳而往。伶徐曰：「鷄肋不足以安尊拳。」其人笑而止。

伶雖陶兀昏放，而機應不差。未嘗厝意文翰，惟著《酒德頌》一篇。其辭曰：

有大人先生，以天地爲一朝，萬期爲須臾，日月爲扃牖，八荒爲庭衢。行無轍跡，居無室廬，幕天席地，縱意所如。止則操卮執觚，動則挈榼提壺，惟酒是務，焉知其餘。有貴介公子、搢紳處士，聞吾風聲，議其所以，乃奮袂攘襟，怒目切齒，陳説禮法，是非蜂起。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，銜杯漱醪，奮髯箕踞，枕曲藉糟，無思無慮，其樂陶陶。兀然而醉，恍爾而醒。靜聽不聞雷霆之聲，熟視不睹泰山之形。不覺寒暑之切肌，利欲之感情。俯觀萬物，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。二豪侍側焉，如蜾蠃之與蜾蛉。

嘗爲建威參軍。泰始初對策，盛言無爲之化。時輩皆以高第得調，伶獨以無用罷。竟以壽終。

謝鯤

謝鯤，字幼輿，陳國陽夏人也。祖纘，典農中郎將。父衡，以儒素顯，仕至國子祭酒。鯤少知名，通簡有高識，不脩威儀，好《老》《易》，能歌，善鼓琴，王衍、嵇紹

並奇之。

永興中，長沙王乂入輔政，時有疾鯤者，言其將出奔。乂欲鞭之，鯤解衣就罰，曾無忤容。既舍之，又無喜色。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，辟爲掾，任達不拘，尋坐家僮取官稿除名。于時名士王玄、阮脩之徒，並以鯤初登宰府，便至黜辱，爲之歎恨。鯤聞之，方清歌鼓琴，不以屑意，莫不服其遠暢，而恬於榮辱。鄰家高氏女有美色，鯤嘗挑之，女投梭，折其兩齒。時人爲之語曰：「任達不已，幼輿折齒。」鯤聞之，敖然長嘯曰：「猶不廢我嘯歌。」越尋更辟之，轉參軍事。鯤以時方多故，乃謝病去職，避地于豫章。嘗行經空亭中夜宿，此亭舊每殺人。將曉，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，鯤儻然無懼色，便於窗中度手牽之，胛斷，視之，鹿也，尋血獲焉。爾後此亭無復妖怪。

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，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。母憂去職，服闋，遷敦大將軍長史。時王澄在敦坐，見鯤談話無勘，惟歎謝長史可與言，都不眄敦，其爲人所慕如此。鯤不徇功名，無砥礪行，居身於可否之間，雖自處若穢，而動不累高。敦有不臣之跡，顯於朝野。鯤知不可以道匡弼，乃優遊寄遇，不屑政事，從容諷議，卒歲而已。每與畢卓、王尼、阮放、羊曼、桓彝、阮孚等縱酒，敦以其名高，雅相賓禮。

嘗使至都，明帝在東宮見之，甚相親重。問曰：「論者以君方庾亮，自謂何如？」答曰：「端委廟堂，使百僚準則，鯤不如亮。一丘一壑，自謂過之。」溫嶠嘗謂鯤子尚曰：「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，至於神鑒沈深，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。」

及敦將爲逆，謂鯤曰：「劉隗奸邪，將危社稷。吾欲除君側之惡，匡主濟時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隗誠始禍，然城狐社鼠也。」敦怒曰：「君庸才，豈達大理。」出鯤爲豫章太守，又留不遣，藉其才望，逼與俱下。敦至石頭，歎曰：「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。」鯤曰：「何爲其然？但使自今以往，日忘日去耳。」初，敦謂鯤曰：「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，戴若思爲僕射。」及至都，復曰：「近來人情何如？」鯤對曰：「明公之舉，雖欲大存社稷，然悠悠之言，實未達高義。周顗、戴若思，南北人士之望，明公舉而用之，群情帖然矣。」是日，敦遣兵收周、戴，而鯤弗知，敦怒曰：「君粗疎邪！二子不相當，吾已收之矣。」鯤與顗素相親重，聞之愕然，若喪諸己。參軍王驕以敦誅顗，諫之甚切，敦大怒，命斬嶠，時人士畏懼，莫敢言者。鯤曰：「明公舉大事，不戮一人。嶠以獻替忤旨，便以鬱鼓，不亦過乎！」敦乃止。

敦既誅害忠賢，而稱疾不朝，將還武昌。鯤喻敦曰：「公大存社稷，建不世之勳，

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。若能朝天子，使君臣釋然，萬物之心於是乃服。杖衆望以順群情，盡沖退以奉主上，如斯則勳侔一匡，名垂千載矣。」敦曰：「君能保無變乎？」對曰：「鯤近日入覲，主上側席，遲得見公，宮省穆然，必無虞矣。公若入朝，鯤請侍從。」敦勃然曰：「正復殺君等數百人，亦復何損于時！」竟不朝而去。是時朝望被害，皆爲其憂。而鯤推理安常，時進正言。敦既不能用，內亦不悅。軍還，使之郡，涖政清肅，百姓愛之。尋卒官，時年四十三。敦死後，追贈太常，謚曰康。子尚嗣，別有傳。

胡毋輔之

胡毋輔之，字彥國，泰山奉高人也。高祖班，漢執金吾。父原，練習兵馬，山濤稱其才堪邊任，舉爲太尉長史，終河南令。輔之少擅高名，有知人之鑒。性嗜酒，任縱不拘小節。與王澄、王敦、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，號曰四友。澄嘗與人書曰：「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，霏霏不絕，誠爲後進領袖也。」

辟別駕、太尉掾，並不就。以家貧，求試守繁昌令，始節酒自厲，甚有能名。遷尚書郎。豫討齊王冏，賜爵陰平男。累轉司徒左長史。復求外出，爲建武將軍、樂安太守。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，不視郡事。成都王穎爲太弟，召爲中庶子，遂與謝鯤、王澄、阮脩、王尼、畢卓俱爲放達。

嘗過河南門下飲，河南駙王子博箕坐其傍，輔之叱使取火。子博曰：「我卒也，惟不乏吾事則已，安復爲人使！」輔之因就與語，歎曰：「吾不及也！」薦之河南尹樂廣，廣召見，甚悅之，擢爲功曹。其甄拔人物若此。

東海王越聞輔之名，引爲從事中郎，復補振威將軍、陳留太守。王彌經其郡，輔之不能討，坐免官。尋除甯遠將軍、揚州刺史，不之職，越復以爲右司馬、本州大中正。越薨，避亂渡江，元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祭酒，遷揚武將軍、湘州刺史、假節。到州未幾卒，時年四十九。子謙之。

輔之子 謙之

謙之字子光。才學不及父，而傲縱過之。至酣醉，常呼其父字，輔之亦不以介意，談者以爲狂。輔之正酣飲，謙之規而厲聲曰：「彥國年老，不得爲爾！將令我尻背東壁。」輔之歡笑，呼入與共飲。其所爲如此。年未三十卒。

畢卓

畢卓字茂世，新蔡鯛陽人也。父諶，中書郎。卓少希放達，爲胡毋輔之所知。太興末，爲吏部郎，常飲酒廢職。比舍郎釀熟，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，爲掌酒者所縛，明旦視之，乃畢吏部也，遽釋其縛。卓遂引主人宴于甕側，致醉而去。卓嘗謂人曰：「得酒滿數百斛船，四時甘味置兩頭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。」及過江，爲温嶠平南長史，卒官。

王尼

王尼，字孝孫，城陽人也，或云河内人。本兵家子，寓居洛陽，卓犖不羈。初爲護軍府軍士，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、北地傅暢、中山劉輿、潁川荀邃、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。攄等以制旨所及，不敢。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，門吏疎名呈護軍，護軍歎曰：「諸名士持羊酒來，將有以也。」尼時以給府養馬，輔之等入，遂坐馬廄下，與尼炙羊飲酒，醉飽而去，竟不見護軍。護軍大驚，即與尼長假，因免爲兵。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，不就。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，尼謂人曰：「綏居亂世，矜豪乃爾，將死不久。」人曰：「伯蔚聞言，必相危害。」尼曰：「伯蔚比聞我語，已死矣。」未幾，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。初入洛，尼詣越不拜。越問其故，尼曰：「公無宰相之能，是以不拜。」因數之，言甚切。又云：「公負尼物。」越大驚曰：「寧有是也？」尼曰：「昔楚人亡布，謂令尹盜之。今尼屋舍資財，悉爲公軍人所略，尼今饑凍，是亦明公之負也。」越大笑，即賜絹五十匹。諸貴人聞，競往餉之。洛陽陷，避亂江夏。時王登爲荊州刺史，遇之甚厚。尼早喪婦，止有一子。無居宅，惟畜露車，有牛一頭，每行，輒使子禦之，暮則共宿車上。常歎曰：「滄海橫流，處處不安也。」俄而澄卒，荊土饑荒，尼不得食，乃殺牛壞車，煮肉啖之。既盡，父子俱餓死。

羊曼

羊曼，字祖延，太傅祜兄孫也。父暨，陽平太守。曼少知名，本州禮命，太傅辟，皆不就。避難渡江，元帝以爲鎮東參軍，轉丞相主簿，委以機密。曆黃門侍郎、尚書吏部郎、晉陵太守，以公事免。曼任達耽縱，好飲酒。温嶠、庾亮、阮放、桓彝同志友善，並爲中興名士。時州裏稱陳留阮放爲宏伯，髙平郗鑒爲方伯，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，濟陰卞壼爲裁伯，陳留蔡謨爲朗伯，阮孚爲誕伯，髙平劉綏爲委伯，而曼爲鯈伯，凡八人，

號「兗州八伯」，蓋擬古之八雋也。

王敦既與朝廷乖貳，羈録朝士，曼爲右長史。曼知敦不臣，終日酣醉，諷議而已。敦以其士望，厚加禮遇，不委以事，故得不涉其難。敦敗，代阮孚爲丹陽尹。時朝士過江初拜官，相飾供饌。曼拜丹陽，客來早者得佳設，日宴則漸罄，不復及精，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。有羊固拜臨海太守，竟日皆美，雖晚至者猶獲盛饌。論者以固之豐腆，乃不如曼之眞率。

蘇峻作亂，加前將軍，率文武守雲龍門。王師不振，或勸曼避峻。曼曰：「朝廷破敗，吾安所求生？」勒衆不動，爲峻所害，年五十五。峻平，追贈太常。子賁嗣，少知名，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，除秘書郎，早卒。弟聃。

曼弟 聃

聃字彭祖。少不經學，時論皆鄙其凡庸。先是，兗州有八伯之號，其後更有四伯。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谷伯，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，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，而聃以狼戾爲瑣伯，蓋擬古之四凶。

聃初辟元帝丞相府，累遷廬陵太守。剛克粗暴，恃國戚，縱恣尤甚，睚眥之嫌輒加刑殺。疑郡人簡良等爲賊，殺二百餘人，誅及嬰孩，所髡鎖復百餘。庾亮執之，歸於京都。有司奏聃罪當死，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，應八議。成帝詔曰：「此事古今所無，何八議之有！猶未忍肆之市朝，其賜命獄所。」兄子賁尚公主，自表求解婚。詔曰：「罪不相及，古今之令典也。聃雖極法，于賁何有！其特不聽離婚。」琅邪太妃山氏，聃之甥也，入殿叩頭請命。王導又啓：「聃罪不容恕，宜極重法。山太妃憂戚成疾，陛下罔極之恩，宜蒙生全之宥。」於是詔下曰：「太妃惟此一舅，發言摧咽，乃至吐血，情慮深重。朕往丁荼毒，受太妃撫育之恩，同於慈親。若不堪難忍之痛，以致頓弊，朕亦何顏以寄。今便原聃生命，以慰太妃渭陽之思。」於是除名。頃之，遇疾，恆見簡良等爲祟，旬日而死。

光逸

光逸，字孟祖，樂安人也。初爲博昌小吏，縣令使逸送客，冒寒舉體凍濕，還遇令不在，逸解衣炙之，入令被中臥。令還，大怒，將加嚴罰。逸曰：「家貧衣單，沾濕無

可代。若不暫温，勢必凍死，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！君子仁愛，必不爾也，故寢而不疑。」令奇而釋之。後爲門亭長，迎新令至京師。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，望見逸，謂邃曰：「彼似奇才。」便呼上車，與談良久，果俊器。令怪客不入，吏白與光逸語。令大怒，除逸名，斥遣之。

後舉孝廉，爲州從事，棄官投輔之。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，薦逸於越，越以門寒而不召。越後因閑宴，責輔之無所舉薦。輔之曰：「前舉光逸，公以非世家不召，非不舉也。」越即辟焉。書到郡縣，皆以爲誤，審知是逸，乃備禮遣之。尋以世難，避亂渡江，復依輔之。初至，屬輔之與謝鯤、阮放、畢卓、羊曼、桓彝、阮孚散發裸袒，閉室酣飲已累日。逸將排戶入，守者不聽，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于狗竇中窺之而大叫。輔之驚曰：「他人決不能爾，必我孟祖也。」遽呼入，遂與飲，不舍晝夜。時人謂之八達。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。中興建，爲給事中，卒官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夫學非常道，則物靡不通；理有忘言，則在情斯遣。其進也，撫俗同塵，不居名利；其退也，餐和履順，以保天眞。若乃一其本原，體無爲之用，分其華葉，開寓言之道，是以伯陽垂范，鳴謙置式，欲崇諸己，先下於人，猶大樂無聲，而跲鸞斯應者也。莊生放達其旨，而馳辯無窮；棄彼榮華，則俯輕爵位，懷其道術，則顧蔑王公；舐痔兼車，鳴鳶吞腐。以茲自口，於焉玩物，殊異虛舟，有同攘臂。嵇、阮竹林之會，劉、畢芳樽之友，馳騁莊門，排登李室。若夫儀天布憲，百官從軌，經禮之外，棄而不存。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盍之表，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，松蘿低舉，用以優賢，岩水澄華，茲焉賜隱；臣行厥志，主有嘉名。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，阮氏創先生之傳，軍諮散發，吏部盜樽，豈以世疾名流，茲焉自垢？臨鍛竈而不回，登廣武而長歎，則嵇琴絶響，阮氣徒存。通其旁徑，必凋風俗；召以效官，居然屍素。軌躅之外，或有可觀者焉。咸能符契情靈，各敦終始，愴神交於晚笛，或相思而動駕。史臣是以拾其遺事，附於篇云。

贊

贊曰：老篇爰植，孔教提衡。各存其趣，道貴無名。相彼非禮，遵乎達生。秋水揚波，春雲斂映。旨酒厥德，憑虛其性。不玩斯風，誰虧王政？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